京劇叢刊

第十四集

臨江驛

岳家莊

艷陽樓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十四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三·上海

戲　劇

京　劇　叢　刊

第十四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華文印刷局印刷
陸楨記裝訂所裝釘

*

書號(561)［IV V 14］ 本書69000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13000冊
定價 4,400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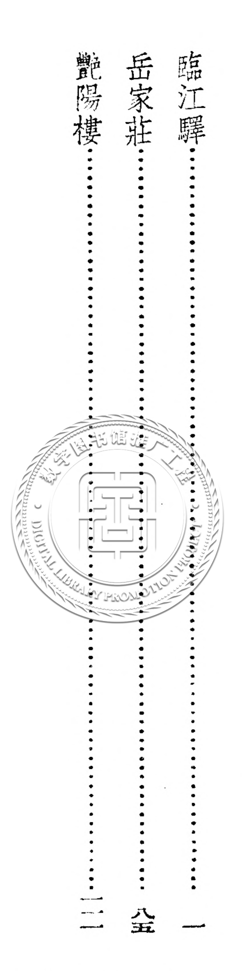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愼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臨江驛

前記

京劇『臨江驛』（又名『瀟湘夜雨』）是根據元曲『臨江驛瀟湘秋夜雨』所改編的。

張天覺因參奏權臣獲罪被貶，帶着女兒翠鸞，赴洪州上任。行至淮河附近，因遇風浪翻船，天覺及隨行人等被救上岸，張翠鸞逐流而去，被一老漁翁崔文遠所救，並認爲義女。文遠有侄崔通，上京趕考，順路與文遠告別，因此得與翠鸞會面，並與她定了親。

崔通赴考中了進士，負張翠鸞之盟，另娶了考官趙錢的女兒，授爲邵陽縣令。崔文遠和張翠鸞在家，也得着了崔通中試的消息，決意去尋他，將近邵陽，文遠舊病復發，只得停留店中養息，由翠鸞一人前去。翠鸞見了崔通，責其負心。崔通怵於趙家威勢，忘恩負義，堅不相認；並誣翠鸞爲逃奴，吊打之後，面上刺字，發配嶺南，又暗囑解差劉仁在途中害死翠鸞。劉仁知翠鸞被誣，不忍下手，行至瀟湘，遇大雨，遂投驛館避雨。翠鸞因寃屈難伸，棒傷痛楚，痛哭失聲，驚動了在館驛中睡眠的官員，命將翠鸞帶進問話，翠鸞驚慌失措，却不想這位官員是她的父親張天覺。——這時張天覺又被重用了。

張天覺聽到女兒訴出寃屈，大怒，立刻命翠鸞帶領校尉，去到邵陽報仇，他自己也隨後趕到，這

時崔文遠也來到，得知經過，痛罵崔通。張天覺遂把崔通送往撫院治罪，帶了女兒一同進京。

這個劇本是中國京劇團演員雲燕銘、李宗義、徐和才與本院編輯處景孤血共同整理的。主要改動了下列幾點：

一、原本張天覺因不肯祭河神而遭覆舟之禍；『臨江驛』父女相逢是由土地夫婦傳聲。今刪去。

二、原本崔通作陝西秦川縣令，因與瀟湘距離過遠，故將秦川改為湖南邵陽。

三、原本崔文遠因患病，命張翠鸞獨身去尋崔通，自己卻又隨後趕到。現改為一同前去，將近邵陽，文遠病倒，遂由翠鸞先行。這樣比較合乎情理。

四、原本最後張翠鸞與崔通、趙氏妥協，『大團圓』收場，削弱了本劇的思想性。現已加以刪改。

臨江驛

第一場

（張天覺上）

張天覺：（念引）國運倒顚，羣雄起，朝出權奸。

（念詩）一片心懸家國恨，兩條眉鎖廟堂憂；
只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張興暗上）

老夫張商英，字天覺。幼登甲第，屢蒙遷擢，官拜諫議大夫之職。可恨我朝蔡京等，朋比爲奸，老夫屢諫，聖上不從，反將我貶往江寧監稅；今又蒙聖恩，起授洪州知州，乃上任之期，不免喚出女兒，一同上任。——興兒！

張興：有。

張天覺：船隻可曾齊備？

張　興：俱已齊備。
張天覺：請你家小姐出堂。
張　興：有請小姐出堂。
張翠鸞：（上念）只爲爹爹常遭貶，何嘗一日得安然。——參見爹爹。
張天覺：罷了，一旁坐下。
張翠鸞：告坐。啊爹爹，喚女兒出堂，有何訓教？
張天覺：兒啊，爲父蒙聖恩，起授洪州知州；今乃上任之期，爲此將女兒喚出，一同赴任。
張翠鸞：爹爹連日受那風霜之苦，叫女兒心下何忍。
張天覺：爲父要作忠良，說甚麼辛苦二字；可嘆你母亡故甚早，撇下女兒，孤苦伶仃，無人照應，倒是爲父我連累你了。
張翠鸞：爹爹願作忠良，難道女兒就作不得孝女麽。
張天覺：（笑）哈哈哈哈，吾兒眞乃孝道女兒。後面更衣去罷。

張天覺：興兒！
張　興：有。
張天覺：吩咐衆人役走上。
張　興：人役們走上啊！
〔四軍士、車夫上〕
張天覺：帶馬登舟去者。
張　興：帶馬呀！
〔張天覺上馬，張翠鸞上，上車。衆走圓場，二船夫上，張天覺下馬，張翠鸞下車，同上船。車夫下〕
張天覺：興兒！
張　興：有。
張天覺：吩咐開船。
張　興：開船哪！
〔牌子，衆同下〕

第二場

崔文遠：（內白）好大風浪啊。

〔搖船上，唱『粉蝶兒』〕

一片汪洋，

白茫茫、一片汪洋，

大風狂，

湧起巨浪。

小老兒崔文遠。兄弟文達，不幸早年亡故；我有一個侄兒，名喚崔通，現在家鄉與人家司賬。老漢今日打魚而歸，又遇這樣狂風巨浪，倒要留心一二。

（接唱『粉蝶兒』）

掌穩舵，神定休慌；

一葉舟，隨風前往。

〔搖船下〕

第三場

〔二船夫、四軍士、丫環、張翠鸞、張天覺、興兒同上〕

船夫甲：夥計，可起了暴風啦，怎麼辦哪？

船夫乙：咱們將船靠岸吧。叫管家一聲兒。

船夫甲：管家！

張　興：甚麼事？

船夫甲：我說管家，起了風浪，怕出危險，我們要將船靠岸啦。

張　興：待我回稟一聲兒去吧。——啓稟大人，船家說起了風浪怕出危險，要將船靠岸哪。

張天覺：待我看來。——雖有風浪諒無大險，你老爺上任要緊，吩咐船家，不可將船靠岸。

張翠鸞：且慢。啊爹爹，船家既然這樣言講，何不將船攏岸，明日再行，也不爲遲。

張天覺：女孩兒家，曉得甚麼。——興兒！

張　興：在。

張天覺：吩咐他們速速開船，將你老爺送到任上，我是自有重賞。

張　興：是啦是啦。二位，我們大人上任要緊，快點兒開船，到那兒多給酒錢。

船夫甲：多給錢！夥計你瞧怎麽樣？

船夫乙：叫開，咱們就開吧。

船夫甲
船夫乙：（同）開船嘍！

〔開船。船翻，衆同下〕

第四場

崔文遠：（內唱西皮倒板）

　　打魚歸又遇着狂風巨浪。

〔搖船上，幕內起救人聲〕

崔文遠：（接唱散板）

　　耳聽得救命聲近在那廂。

我這裏掌穩舵用目觀望。

〔張翠鸞逐水上，崔文遠救起翠鸞〕

崔文遠：（接唱）穿綾羅定是那官家女娘。

女子醒來！

張翠鸞：（唱搖板）

祇說一死魚腹葬，

七魄悠悠又還陽。

強睜二目來觀望——

崔文遠：小心了！

張翠鸞：（接唱）原來另是一船艙。

崔文遠：這一女子，看你不像貧戶人家之女，爲何失足落水呀？

張翠鸞：這位老丈，有所不知，我名張翠鸞，我父張天覺，在朝官拜諫議大夫之職，只因本參奸黨，聖上不允，反將我父降職貶往洪州；船行淮河渡口，我父不聽船夫之言，遭了危險，父女落水失散，不知我父生死存亡。（哭）喂呀爹爹

呀……

崔文遠：小心了！

張翠鸞：（哭）喂呀……

崔文遠：唔呼呀，原來如此。啊小姐，暫隨老夫回到家中，慢慢打聽你父下落，你意下如何？

張翠鸞：啊老丈，我看你乃打魚爲生之人，自給不足，若叫我隨你回去，我豈能寄食於你。

崔文遠：這又何妨啊。

張翠鸞：啊老丈，我有心拜在老丈名下，認爲義女，今後幫你打魚度日，不知老丈心意如何？

崔文遠：這如何使得！哎，使不得，使不得！

張翠鸞：義父請上，受女兒一拜。

崔文遠：這如何使得，哎，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

張翠鸞：（唱快板）

還望當作親生養，
但願爹爹福壽綿長。

崔文遠：（笑）哈哈哈！哎呀呀！我崔文遠也是有了女兒的人了哇。兒啊，你看風平浪靜，隨爲父的回去了罷。

張翠鸞：是。

崔文遠：兒要站穩了。（搖船）

張翠鸞：（唱快板）

多蒙將兒救船上，
不知親父在何方！
但願爹爹多尋訪，
父女們相逢我就答謝上蒼。

崔文遠：那時不要忘了義父我哇！

張翠鸞：（接唱）救命恩德豈能忘，
早晚侍奉也應當。

（哭）喂呀……

崔文遠：站穩了！

〔同下〕

第五場

〔『亂錘』，二船夫救張興、張天覺上〕

張興　船夫：哎呀，這下兒全濕啦。

張天覺：好大水呀！興兒，可曾將你家小姐打撈上來？

張興：我不知道哇。

張天覺：哎呀呀，快去問來！

張興：是啦，二位可曾將小姐打撈上來？

船夫：打撈不及，順流而下啦。

張興：啓稟大人，船家說打撈不及，大諒是順流而下啦。

張天覺：哎呀，不不不好了！

（唱西皮散板）

聽罷言來心慘傷，
倒叫老夫着了忙；
不知生死和去向，（哭）我的兒呀！
但願我女並未亡。

（哭）唉！兒啊……

船夫甲：大人，我們說這船不能開，您偏要開；你瞧見沒有，這船也翻啦，我們哥兒倆可怎麼辦哪？

船夫乙：是呀，這可怎麼辦哪？

張　興：不要緊的，等我們老爺到任之後，另賠你們一隻，也就是啦。

船夫甲：另賠我們一隻新的。多謝大人。

船夫乙：謝謝您哪！

張天覺：（哭）唉！兒啊……

張　興：哎，我說老爺，你儘哭也是枉然哪。依我之見，不如暫且赴任，到了任上，四

處刷下告條，再尋訪小姐的下落，倘若蒼天保佑，父女相逢，也未可知。

張天覺：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唉！ 翠鸞我兒，你痛煞爲父的了哇……

張　興：我說船家，快快另備船隻，送我們老爺上任，是另有重賞。

二船夫：是啦。

張天覺：（哭）唉！ 兒啊……

張　興：您別哭啦，咱們上任要緊哪。

張天覺：（哭）唉！ 兒啊……

張　興：您上任吧。

〔衆同下〕

第六場

〔崔通上〕

崔　通：（念詩）黃卷青燈一寒儒， 九經三史腹內儲，

他年金榜題名後， 方知男兒要讀書。

小生，姓崔名通，字旬士，乃河南人氏；不幸父母雙亡，是我幼習舉業，今乃大比之年，意欲進京赴考；來此淮河，我有一伯父，名叫崔文遠，就在此地打魚爲生，不免順便探望一番。——來此已是，伯父在家麽？

〔崔文遠上〕

崔文遠：黃犬汪汪叫，何人叩柴扉。——是哪一位？（出門）

崔　通：伯父，小侄崔通在此。

崔文遠：啊慢來慢來。（見是崔通）是你呀！裏面講話。

崔　通：侄兒不敢先行。

崔文遠：哎呀呀，倒是你們讀書之人，多禮的很哪。好，隨我進來！——來，坐下。

崔　通：告坐。（同坐）

崔文遠：侄兒你可好哇？

崔　通：托伯父之福。你老人家可好麽？

崔文遠：我老是這個樣子。

崔　通：伯父年紀大了，就該搬了回去，如何定要分居呀？

崔文遠：哎，常言道好，願添一斗，不添一口哇。

崔　通：伯父說哪裏話來，想伯父與我爹爹乃是同胞弟兄，何出此言。待等侄兒得中回來，定將伯父接回家去。

崔文遠：好！待等侄兒得中回來，爲伯搬去就是。只顧講話，不曾吃茶，待我喚我女兒與你打茶來。

崔　通：啊伯父，你哪裏來得女兒呀？

崔文遠：哎，說也奇怪，那日爲伯打魚而歸，行在半江之中，偶遇狂風巨浪，只見上流飄來一個死屍，是我將她打撈上來，看她的氣息未斷，是她醒來言道：她名張翠鸞，她父張天覺，在朝官拜諫議大夫之職，只因本參奸黨，聖上不允，反將他父貶往洪州，父女上任，行在淮河，遭了凶險。是我救了她的性命，認爲義女。自到我家，每日隨我打魚度日，倒也十分賢德。少時將她喚出，你兄妹要見上一見哪。

崔　通：哦！原來如此呀。

崔文遠：待我喚她，待我喚她。——女兒！茶可曾燒熟？

張翠鸞：（內）燒熟了。

崔文遠：打茶來！

張翠鸞：（內）來了！（托杯盤上）

（唱西皮搖板）

未卜那老嚴親性命存否，

思親父無音信舉目生愁；

蒙義父再造恩情深義厚，

崔文遠：女兒打茶來！

張翠鸞：（接唱）我祇得換笑臉展放眉頭。

爹爹用茶。

（崔文遠、崔通同起座）

崔文遠：侄兒請來用茶。

崔　通：伯父請用吧。

崔文遠：遠來是客呀。

張翠鸞：待兒再取一杯。

崔文遠：不用了，不用了。兒啊，我時常對你講的崔通哥哥，就是他。上前見個禮兒呀。——哎，侄兒，這就是你翠鸞妹妹，上前見個禮兒。

張翠鸞：哥哥萬福。

崔　通：愚兄還禮。

（崔通因注視張翠鸞，將茶倒在崔文遠手上）

崔文遠：嘿嘿！

張翠鸞：燙着了無有？

崔文遠：坐下坐下。只顧講話，包袱還未曾放下，來來來，放下放下！

（張翠鸞下，取兩杯茶，再上）

張翠鸞：爹爹、哥哥用茶。

崔　通：（接茶）罪過哇罪過！啊，賢妹，恕愚兄少來拜識。

張翠鸞：豈敢，哥哥可好？

崔　通：托賢妹之福。愚兄今日一來求取功名，二來探望伯父，不想有緣，得見賢妹；

但今日一別，不知何日才得相見也。

張翠鸞：這……

崔　通：啊……

崔文遠：哽……

張翠鸞：咦……

崔　通：啊，哈哈哈！

張翠鸞：呀！

（唱流水）

只見他潘安貌容顏俊秀，
只見他書卷氣性情温柔；
戴方巾穿藍衫把鴛鴦帶扣，
上下無有不風流。
心中事，難出口，
不語無言我臉帶含羞。

崔文遠：呀！

（唱流水）

見一個目含情趨前退後，
見一個默無言臉帶含羞。
罷罷罷好姻緣待我成就，
也免得被瞞怨作事不週。

啊，侄兒。

崔　通：伯父。

崔文遠：你可曾定下妻室？

崔　通：侄兒不曾定親哪。

崔文遠：好，今日爲伯爲媒，將我義女許配於你。意下如何？

（翠巒含羞欲走）

崔文遠：嘍，不要跑哇！不要害羞哇！兒啊，肯與不肯，要你說上一句，免得日後埋怨爲父的不是呀。啊，講啊！講啊！

張翠鸞：啊，爹爹，你救了兒的性命，兒感恩不盡，又替女兒提的甚麼親哪。

崔文遠：有道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啊，女兒，你看我侄兒，滿腹經綸，人才出衆，今日配成佳偶，豈不是一樁喜事呀！（笑）哈哈哈！

張翠鸞：喂呀……（哭）

崔文遠：我這裏笑，她倒哭起來了。

張翠鸞：（哭）爹爹呀！

（唱搖板）

親父生死無音信，

怎敢私自配婚姻。

崔文遠：哦，你說無有父命，不敢私自定婚，難道我作義父的就作不了你的主麼？

張翠鸞：這個……

崔　通：是呀。倒是無有媒人哪。

崔文遠：古人以紅葉爲媒，今日我的主婚人，就以魚網爲媒；你二人對着魚網一拜，也就是了。啊，拜呀！你二人要拜呀！拜呀！

（崔文遠拉翠鸞）

崔　通：（唱搖板）先拜魚網爲媒媾，

（崔文遠再拉崔通，崔通與翠鸞同拜）

崔　通：（接唱）再拜伯父主婚謀；今日良緣事成就。

崔文遠：侄兒，你二人重見一禮，日後也好講話呀。啊女兒，你二人重見一禮，日後也好講話呀！

崔　通：啊，賢妹，愚兄這廂有禮了。

崔文遠：（向張翠鸞）嘍，你要還上一禮呀！

崔　通：愚兄有禮。

崔文遠：（向張翠鸞）還上一禮！

崔　通：喏喏喏，愚兄這廂有禮了！

崔文遠：（向張翠鸞）嘍，有道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拉翠鸞還禮，用女聲念）還禮還

禮！（笑）哈哈哈！

（接唱搖板）

但願你夫妻到白頭。

啊，侄兒，本待與你二人完聚婚事，祇是古人有云：『先功名而後妻室』。等侄兒得中回來，再完成花燭，也還不遲。

崔　通：這……

張翠鸞：男兒志氣，原要如此。

崔文遠：好，但不知你何日起程？

崔　通：侄兒功名心切，伯父所言，正合我意，侄兒卽刻就要起程。

崔文遠：你這就要走嗎？

崔　通：正是。

崔文遠：有甚麼言語，囑咐她幾句呀。啊，女兒，你哥哥要走了，有甚麼言語，與他說上幾句呀。

張翠鸞：是。

崔文遠：去呀去呀！——哎呀呀，我也老糊塗了哇，有我在此，她二人怎能講話。——侄兒，你二人在此講話，我到後面與你準備乾糧去。（下）

崔　通：啊，賢妹，你看天已不早，愚兄要告辭了，你有甚麼言語囑咐與我嗎？

張翠鸞：哥哥此去，文章得意，魚跳龍門，得中回來，休要忘了我的思念。

崔　通：哎呀呀，焉敢忘却。

張翠鸞：怕你口不應心，負了我這孤苦伶仃的人……哪……啊（哭）

崔　通：哎呀賢妹，我若忘了你，喏，叫我天不蓋，地不載，喏喏喏，日月不照臨。

張翠鸞：言重了！

崔文遠：（上）侄兒，言重了。（崔通、翠鸞羞澀）這有水酒，祭祭祖先再走吧。

（崔文遠遞杯與崔通，崔通接杯，叩首）

崔　通：（唱搖板）

敬求祖先多保佑，

錦衣榮歸占鰲頭。

崔文遠：（唱搖板）

女兒也敬一斗酒，

夫妻名份你莫害羞。

啊女兒，你哥哥要走了，你要敬他一杯酒哇。

張翠鸞：遵命。

（唱二六）

聞言不由我淚難收。

崔文遠：去呀！去呀！

張翠鸞：（接唱迴龍腔）

叫我怎開口……

崔文遠：這有甚麽不好開口，過去叫他一聲哥哥，哎，或是一聲丈夫，都是可以的嘛，

去呀！哦去呀！

張翠鸞：是！

（接唱二六）

含羞啓齒又低頭，

但願你金榜占魁首，
但願得洞房春（崔文遠故意作嗽，翠鸞羞澀）早結鸞儔。
切莫要見新忘了舊，
休叫我倚柴門望斷歸舟。

崔　通：正是：自古嫦娥愛少年，哪怕蟾宮不許攀。

崔文遠：但願此去鰲頭占，

張翠鸞：明春專望錦衣還。

崔文遠：好一個專望錦衣還。

崔　通：伯父，侄兒我要走了。

崔文遠：走罷。

崔　通：啊，伯父，侄兒要拜別了。

崔文遠：你去罷。

崔　通：伯父保重要緊。

（同出門，崔通凝視翠鸞，轉身，翠鸞哭）。

崔文遠：進來罷。（進門看見包袱）啊，任兒轉來！任兒轉來！

張翠鸞：啊，哥哥轉來！哥哥轉來！爹爹喚你。

崔　通：伯父喚我。——伯父何事？

崔文遠：把包袱忘了。

〔二人互碰〕

崔　通：哎呀碰着了？

崔文遠：昏頭搭腦哇！

張翠鸞：啊哥哥，你進京必須時常寄個信兒回來，也免得義父掛念。

崔文遠：哎哎哎，是呀！也免得我掛念哪。

崔　通：任兒記下了。

崔文遠：去罷。哎哎哎，好，去罷！

〔崔通下〕

崔文遠：（見翠鸞追望）女兒！

張翠鸞：爹爹！

崔文遠：你哥哥去遠了哇！
張翠鸞：是。
崔文遠：進來罷！
張翠鸞：是。
崔文遠：進來罷！
張翠鸞：是。
崔文遠：進來罷！（見翠鸞仍在追望）哎，女兒！
張翠鸞：啊，爹爹。
崔文遠：你哥哥去遠了哇！
張翠鸞：是。
崔文遠：進來罷！
張翠鸞：來了。
崔文遠：哎，進來罷！（見翠鸞仍然戀戀不捨地凝望）女兒！
張翠鸞：爹爹！

崔文遠：你哥哥去遠了！

張翠鸞：是。

崔文遠：進來罷！（下）

張翠鸞：曉得了。（哭）喂呀……（閉門，下）

第七場

〔牌子，四軍士引趙錢上，趙下轎，進門，入座〕

趙　錢：（念詩）倚仗權官是內親，也收桃李占芳春；

雖然有女承歡笑，其奈無兒悶煞人。

老夫，趙錢。只因我與吏部尙書章惇，乃是內親，因此放我今科主考。老夫膝下無兒，只生一女，尙未婚配。我看新科進士崔通，人才出衆，品貌雙全，我有心將我女兒招贅於他，等他到來，當面議婚便了。

內　：衆位門生到！

〔院子上〕

院　子：衆位門生到。

趙　錢：有請。

院　子：遵命。——有請！

（崔通、三鼎甲同上）

崔　通
三鼎甲：恩師在上，門生等大禮參拜。

趙　錢：衆位賢契免禮。——我看你等，相貌軒昂，文章出奇，將來必有重用。

崔　通
三鼎甲：皆賴恩師提拔。

趙　錢：啊崔賢契！

崔　通：恩師！

趙　錢：我有一小女，年方一十八歲，有意招贅於你，不知賢契意下如何？

崔　通：（背白）哎呀！我是有了妻子的人了，豈可停妻再娶？此事麽，斷斷的使不得。

趙　錢：啊崔賢契，到底你意下如何？難道我女還配不得你麽！

崔　通：我想此事不允，功名難保，也罷，待我從權了吧。（向趙錢）啊岳父大人請

上，受小婿大禮參拜。

趙錢：賢婿不必拜了！（笑）啊哈哈哈。你就住在老夫的府中，待我擇一良辰，與你二人完成花燭，諸位賢契！

衆：恩師。

趙錢：請到後面吃杯喜酒來呀！（笑）哈哈哈！

〔衆同下〕

第八場

張翠鸞：（上唱西皮搖板）

崔郎蟾宮折桂枝，
忘了當年發愿時；
難道負心竟至此，
獨坐草堂自尋思。

自從那年翻船落水，多蒙義父救了性命，又許配崔郎爲妻，誰想他一去三載

未歸，聞得人言，他已中了進士，實授邵陽縣令，爲此與爹爹說定，同去尋他，只是爹爹大病初愈，還怕行路有些不便。唉！張翠鸞張翠鸞，你你你眞乃不幸也。

（唱搖板）

三載未曾來半紙，
空勞牽掛一場癡。

崔文遠：（上唱搖板）

崔通上京去赴試，
至今無信有差池。

兒啊，爲父已然將行李收拾好了，我們一同上路哇。

張翠鸞：爹爹病未痊愈，怎能與孩兒一同前去？

崔文遠：不妨不妨，爲父病體已然好了，不過是無力而已，我們慢慢行走，料無大礙。若是叫你一人前去，道路遙遠，孤女獨行，爲父我怎能放心得下呀。

張翠鸞：這，我父女一同前去，撇下門戶何人照管？

崔文遠：我已然託咐好了左右鄰居，在我們去後，自然有人照管。啊，兒啊，看今日天氣晴和，我們收拾收拾，就此上路去罷。

張翠鸞：這……

崔文遠：哎，不用猶豫了，不用猶豫了。你看哪，我連盤費都借來了，我們就此上路去罷！

張翠鸞：兒遵命。（拿雨傘、包裹）

（唱搖板）

同定爹爹邵陽去；

崔文遠：（接唱）但願早成連理枝。

來，我們一同走吧，一同走吧。哎走哇！

〔同下〕

第九場

〔牌子，四軍士、王弘上〕

王　弘：下官，王弘。只因張天覺，自到洪州不久，卽蒙聖恩，陞爲天下提刑廉訪使，巡查各道，現在嶺南。今奉聖命調他回京，另有重任。左右，嶺南去者。

〔牌子，衆同下〕

第十場

李小二：（上念）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在下，李小二。在這湘鄉郊外，開了一座小店兒，看今兒個天氣晴和，店裏頭也沒有多少事兒，我到外頭瞧瞧去。

崔文遠
張翠鸞：（內）走哇！（同上）

崔文遠：（唱西皮散板）

父女們奔邵陽緊把路趲，

張翠鸞：（接唱）五更起戴月行露宿風餐；

崔文遠：（接唱）年邁人也顧不得身體勞倦，

張翠鸞：（接唱）老爹爹正逢着大病初痊。

崔文遠：（接唱）猛然間眼昏花四肢癱軟，（倒地）

張翠鸞：啊爹爹！爹爹！喂呀！

（接唱）這都是爲孩兒受此顛連。

（哭叫）爹爹！爹爹！喂呀爹爹呀……

李小二：我瞧這老頭兒，八成兒是有病吧！帶着病的人，你讓他這麼趕路哪兒行啊！我瞧瞧病的怎麼樣啦。（用手摸撫崔文遠頭部，崔呻吟）還好，不要緊的，可是先別走道兒啦，快上我這店裏來歇歇腿兒吧。（上前攙起崔文遠）

張翠鸞：有勞店家攙扶。

李小二：沒什麼，沒什麼。（攙崔文遠入座）來，我給這位老大爺拿點兒薑湯去。

（取薑湯上）您先喝點兒定定神。

（張翠鸞以薑湯與崔文遠飲）

崔文遠：哎呀呀，有勞店大哥。

李小二：怎麼着，您不要緊的了？

崔文遠：我死是死不了，只恐一時也走不了。

張翠鸞：（哭）喂呀……

李小二：您走不了不要緊，我們這兒是店，住個一年半載的都沒關係。
崔文遠：啊店大哥，此處是什麼所在，離邵陽縣還有多遠？
李小二：這兒是湘鄉縣的地方兒，離邵陽還有一百多里路哪。
張翠鸞：（哭）喂呀……
李小二：這位姑娘別哭，天災病孽事所難免，這也不要緊的，你們這兒先歇歇兒，我再去給你們燒點水去。（下）
崔文遠：哎呀兒啊！只望將兒送至邵陽，使你夫妻相會，不想爲父舊病復發，又難以行走。想此處離邵陽不過一百餘里，依爲父之見，不如兒先去邵陽，夫妻相認，然後再來派人接我。如其不然，父女同宿旅店，我們帶的盤費無多，到那時候，只恐你我父女就要雙雙困在此地了。
張翠鸞：哎呀爹爹呀！你乃有病之人，孩兒怎忍拋你一人在此！
崔文遠：嘍呀！說什麼拋我在此，看那店家倒也良善，有他照應於我，料也無妨，你先去到邵陽縣衙，見着崔通，叫他派人前來接我，乃是兩全之道；你若固執不去，一旦盤費花盡，困在此地，舉目無親，你我父女如何是好。兒啊，你、你、你

再不要固執了哇……！（哭）

（唱散板）

我今病臥在此店，
必須設法兩周全；
我兒先到邵陽縣，
免得一同受顚連。

張翠鸞：呀！

（唱散板）

聽罷爹爹講一遍，
倒叫翠鸞兩爲難，
有心先去邵陽縣，
難捨爹爹病纏綿；
有心不去邵陽縣，
父女同困也徒然。

罷！　　請出店家講當面，

店大哥快來！

（接唱）再把好言說一番。

店大哥快來！店大哥快來！

李小二：（上）哎，您叫我什麼事情呀？

張翠鸞：我名張翠鸞，這是我義父崔文遠，我父女二人，前去邵陽投親，不想行至此處，爹爹身染重病，我只得一人先去邵陽，投親之後，再來接他。還望店大哥在我去後多多照應我那義父，等我投親回來，自有重謝。

李小二：哎，哎，你往邵陽投親去，您這位親戚是幹什麼的呀？

張翠鸞：乃是現任邵陽縣令。

李小二：呦，這末一說你們都是官親哪，沒錯兒沒錯兒，這位老頭兒的病，我找人給瞧就是了，您放心吧。

張翠鸞：啊爹爹，如此女兒就要前去了。

崔文遠：乘着天色尚早，你自管前去吧。

張翠鸞：爹爹呀！

（唱散板）

無奈何把爹爹暫時拋閃，

還望你耐心等切莫愁煩。

啊店大哥，我將爹爹託咐於你，千萬多加照應，我日後自有重謝，自有重謝。

李小二：是啦，是啦。您放心吧，全交給我啦。

張翠鸞：這有散碎銀兩在此，爹爹慢慢調治病體，不可急躁，兒去到邵陽就來。正是：

孤身急奔邵陽縣，但願爹爹早平安。（下）

崔文遠：女兒慢些走，慢些走，（哭）哎，兒呀！

李小二：哎喲，我的老爺子，您別在這兒呆着啦，風大，留神閃着。快跟我到後頭歇歇去啵！（攙崔文遠下）

第十一場

〔丫環、家院、趙女、崔通同上〕

崔　通：（念）金榜題名是崔通，

趙　女：（念）郎才女貌巧相逢；

崔　通：（念）邵陽小縣無積蓄，

趙　女：（念）保你作個富家翁。

崔　通：啊夫人，何以保我作富家翁呢？

趙　女：你瞧，你忙甚麼的，有話咱們坐下說呀。

崔　通：夫人請坐。

趙　女：坐着坐着。

崔　通：夫人慢慢請講。

趙　女：你想啊，我爹雖然是死啦，還有我姨父章惇在朝當權哪，仗着他的勢力，你還發愁陞官嗎！再一說呀，就是上司台前，還要讓你三分，只要你好好兒的

幹，怎麽不能成個富家翁哪。

崔　通：哎呀呀，夫人說得有理。丫環，好好地伺候夫人才是呀。

趙　女：得啦得啦，你別巴結我啦。我告訴你，我有錢有勢，可就是一樣兒……

崔　通：哪一件？

趙　女：就是不准你在外頭討小老婆，你若是在外頭討小老婆，那我可不答應！

崔　通：下官就是有天大的膽，我也不敢哪。

張翠鸞：（內白）走哇！

（上唱西皮散板）

不辭跋涉路途遠，

未知可能見夫男。

來此已是邵陽縣衙，待我向前。——門上哪位聽事？

家　院：（出門）這一女子，你是作甚麽的？

張翠鸞：我來問你，你家老爺可是河南人氏？

家　院：正是河南人氏。

張翠鸞：姓崔名通字句士麼？
家　院：正是我家老爺。
張翠鸞：你往裏通報，就說夫人到。
家　院：我家老爺有了夫人了。
張翠鸞：（驚）哎呀，你家老爺他、他、他有了夫人了！
家　院：正是。
張翠鸞：你、你、你往裏通報，就說張翠鸞夫人到。
家　院：稍等片時，待我與你通稟。
張翠鸞：正是：一朝為縣令，便懷薄倖心。（下）
家　院：啓稟老爺，夫人到。
趙　女：嗨嗨嗨！我說你怎麼啦，吃飽了撐的！夫人不是在這兒哪嗎！
崔　通：是呀，夫人在這裏呀。
家　院：張翠鸞夫人到。
趙　女：啊？誰？張翠鸞？

家　院：正是。
趙　女：（對崔通）嘿！張翠鸞是誰呀？啊？她是誰呀？
崔　通：我實對你說了罷，她是我的原配呀。
趙　女：怎麽着！你有了原配啦嗎！那爲甚麽還要停妻再娶哪？
崔　通：夫人哪裏知道，乃是我伯父強配與我的呀。
趙　女：哦，你伯父強配與你的？
崔　通：正是。
趙　女：我再問問你，你們倆成了親沒有哪？
崔　通：哪個與她成過親來，不過是一句話而已呀。
趙　女：哦，沒成親哪。那你打算着怎麽辦哪？
崔　通：夫人，這一女子，實在孤苦，莫若將她收下，作個有名無實的夫人，你意下如何？
趙　女：呸！她作個有名無實的夫人，那我算找誰的呀！哦，我知道啦，我爹剛死，你就在外頭討小老婆欺負我，對不對呀？我告訴你說，我有錢有勢，難道說非

跟你不成嗎！可是一樣兒，咱們得去找我姨父說嗒說嗒，少不得告你一個設計騙婚，叫你人財兩空，還得罷官治罪。走走走，找我姨父說理去！

崔　通：慢來慢來！夫人不要如此，依你之見呢？

趙　女：依我之見哪，先把她叫進來，吊打一頓，出出我這口氣再說。

崔　通：慢來，她無有罪名哪！

趙　女：怎麼着，她無有罪名……

崔　通：是呀。

趙　女：哦，你就說她是咱們家的逃奴，偷盜咱們家的金壺玉盞，這不就是她的罪名嗎？

崔　通：哎呀呀，這樣罪名，只怕難遮衆目吧？

趙　女：甚麼，難遮衆目？我知道啦，你那個心眼兒裏，有點兒捨不得她，對不對呀？這也不要緊的，走走走，咱們還是找我姨夫說嗒說嗒去。走走走！

崔　通：哎呀，夫人不要生氣，依你就是。

趙　女：這不結啦嗎。

崔　通：家院，將那女子帶進來！

家　院：那一女子快來。

張翠鸞：（上念）可恨負心崔甸士，忘却當年發愿時。——可曾通稟？

家　院：老爺喚你。

張翠鸞：帶路！

家　院：隨我進來。

張翠鸞：崔通在哪裏？崔通在？——（進入）崔通，你好負心！你、你、你、你好薄倖……哪……啊……

趙　女：（向崔通）嘿！你別楞着呀，她是誰呀？嘿！她是誰呀？

崔　通：她、她、她、她是我家的使女，偷盜金壺玉盞，一向不知她在何處；今日又來冒認丈夫，莫非她、她、她、她瘋了麽？

趙　女：（向翠鸞）哈哈！你這是飛蛾投火，自來送死呀。來呀！

家　院：有。

趙　女：先把她給我吊起來！

（家院欲動手，翠鸞打家院嘴巴）

張翠鸞：崔通！薄情郎啊！是我蒙義父相救，才遇你這薄情的寃家，義父主婚，將我終身許配於你，實指望你名登金榜，衣錦歸鄉，與你夫唱婦隨，琴瑟調和，誰想你停妻再娶，背信毁約，喪盡天良，一至於此；眞乃名教中之罪人，衣冠中之禽獸，人之無良，與禽獸何異也！

（唱散板）

曾記當年盟誓願，

你若虧心上有天。

趙　女：呦！這是誰呀？在我這邵陽縣，這麽又哭又鬧的！

張翠鸞：你是甚麽人，在此舞口弄舌？

趙　女：怎麽着？你連我都不認得！哼，告訴告訴你吧，我就是這邵陽縣的夫人嘛。

張翠鸞：你是夫人！好賤人！（打趙女）

趙　女：哎呦！好哇你！（對崔通）她打了我！（對張翠鸞）反不了你呀！

張翠鸞：（唱散板）

你將我鳳友鸞交估，
無廉無恥你下賤不堪。

趙　女：甚麽？你說我霸估了你的丈夫！好，你要是有婚書八字帖兒呀，拿出來瞧瞧，太太我是有志氣的，馬上就讓；要是沒有哇，哼哼！我可要打你一個冒認官親。

張翠鸞：住了！此事乃義父主婚，是他的伯父；況且，我二人情義相投，要的甚麽庚帖！

趙　女：呦，聽你這末說，你是沒有哇，那我可要對不起你啦。來呀！把她給我吊起來！

〔家院吊起張翠鸞，趙女用鞭打〕

張翠鸞：好賤人！

〔趙女再用鞭打〕

張翠鸞：好賤人！

〔趙女再用鞭打〕

張翠鸞：好賤人！好賤人！

趙　女：哈哈！你這是鬥氣兒呀；我越打，你越罵，看是我打的疼，還是你罵的疼！

（唱西皮散板）

今日叫你筋骨斷，

噹噹手中無情鞭。

（對崔通）去！給我打，把她給我打死！

崔　通：（唱散板）

死在頭上還強辯，

伶牙俐齒也枉然；

皮鞭之下除後患！

張翠鸞：（哭）喂呀！

（接唱）狠心寃家理不端。

皮鞭落下如雨……點，（哭頭）寃家呀！

他年定要報此寃。

崔　通：（唱散板）

雲陽叫你筋骨斷。

趙　女：（接唱）走上前來忙阻攔。

〔趙女使眼色〕

崔　通：來，將她帶了下去。

〔家院帶張翠鸞下〕

崔　通：夫人因何攔阻？

趙　女：咱們別打她啦，要是把他打死在咱們這兒，傳出去多不好聽啊。

崔　通：依夫人之見呢？

趙　女：依我之見哪，把他面上刺字，發往嶺南，再叫人在半道兒上把她給害死，不就斬草除根了嗎。

崔　通：就依夫人。

趙　女：這不結了嗎，可氣壞了我啦。

崔　通：夫人不要生氣，請到後面歇息去罷。

趙　女：丫頭，我的人蔘湯熬好啦嗎？

丫　環：早就給您熬好啦。

趙　女：我要到後頭歇着去啦。

崔　通：歇息去罷。——丫環，好生伺候夫人。

趙　女：可氣着了我啦。——丫頭，攙我來。

〔丫環攙趙女下〕

崔　通：喚人役們走上。

家　院：人役們走上。（下）

〔四衙役上〕

崔　通：來！升堂！——喚劉仁來見。

〔劉仁上〕

劉　仁：（念）忽聽喚劉仁，想必有公文。——參見太爺！

崔　通：罷了。

劉　仁：有何吩咐？

崔　通：今有我家逃奴張翠鸞，偸盜金壺玉盞，已經拿住，將她發往嶺南，命你以爲長解。附耳上來！

劉　仁：是，是，是。

崔　通：來，帶女犯！

劉　仁：帶女犯。

（二衙役下，帶張翠鸞上）

崔　通：將她面上刺逃奴二字。

劉　仁：是。

（刺字，翠鸞哭）

崔　通：發往嶺南，早早（作手勢，暗示殺狀）送到。

劉　仁：是。

崔　通：退堂。

（崔通、四衙役下，劉仁將翠鸞上鎖）

劉　仁：走！走！走！

〔拉翠鸞跑圓場〕

張翠鸞：（哭）喂呀！（跌坐，爬起）

劉　仁：嘿！你倒是快走哇！

張翠鸞：是。

劉　仁：走！走！

〔同下〕

第十二場

張天覺：（內唱西皮倒板）

　　馳驛江湖一老臣。

〔四軍士、四校尉、張興、張天覺上〕

張天覺：（接唱搖板）

　　一路哪顧苦和辛。

　　翠鸞三載無音信，

怎不叫我痛傷情，
想至此間心難忍，（雨聲）
秋雨淋淋愁煞人。
老夫張天覺。自到洪州不久，即蒙聖恩升爲天下提刑廉訪使，今當嶺南察吏而回，奉調進京，行至瀟湘，不想天降大雨，眞眞悶煞人也。
張　興：啓稟大人，這雨是越下越大，咱們找個地方避避雨去呀。
張天覺：前面甚麼所在？
張　興：乃是臨江驛。
張天覺：傳諭下去，臨江驛歇馬。
張　興：臨江驛歇馬呀！
〔衆行圓場，驛丞官上〕
驛丞官：參見大人！
張天覺：罷了。——興兒！
張　興：有。

張天覺：吩咐衆人役下面歇息。

張　興：是。——人役們兩廂退下呀！

〔四軍士、四校尉分下〕

張天覺：興兒！

張　興：有。

張天覺：傳話出去：老夫鞍馬勞頓，在此歇息，不許閑人吵鬧喧嘩，若是喧嘩，打折爾的狗腿！

張　興：是。

張天覺：正是：長江風送客，孤館兩留人。唉！（下）

張　興：驛丞官兒哪？

驛丞官：有。

張　興：大人一路勞乏，在此歇馬，不准高聲喧嘩，若是高聲喧嘩，打折爾的狗腿！（下）

驛丞官：下面聽着：今有大人在此歇馬，不許高聲喧嘩，若要高聲喧嘩，打折你們的狗

腿！（下）

第十三場

張翠鸞：（內唱二黃倒板）

秋雨淋路泥濘身體寒冷。

（張翠鸞上，劉仁趕上，翠鸞跌倒）

劉　仁：呀呔！把你發配嶺南，下這麼大的雨，你這麼一步兒一步兒的蹭，這得多咱才到哇！呸！我打死你！（舉棍欲打）

張翠鸞：喂呀……啊……

（接唱散板）

你、你、你、你因何全無有惻隱之心！

劉　仁：起來走！

張翠鸞：（起來，走着）

（接唱）渾身的棒瘡發實難支撑；（又滑倒）

劉　仁：嘿！有嘚！讓你快走嘛，平地你摔跟頭玩兒；你這是誠心哪你！我打死你！

張翠鸞：哎呀解差哥，這裏滑得很哪。

劉　仁：胡說！人家走不滑，怎麽你走就滑，這是怎麽回事？

張翠鸞：解差哥，你來試試看。

劉　仁：有嘚！跟我要價兒還價兒。起來走！（翠鸞爬起）人家走，不滑，怎麽你走就滑！我就不信它滑。（試行，亦被滑倒）

張翠鸞：如何！

劉　仁：何如！（爬起）這邊兒滑，你不會走那邊兒嗎。

張翠鸞：（哭）喂呀……啊……

（接唱二黃散板）

走一步又一步哪得消停。

劉　仁：這是你偸人東西的報應。

張翠鸞：解差哥哇！

（唱散板）

非是我偸去了金銀物品，

這都是崔甸士他借刀殺人，

劉　仁：甚麽？你說我們老爺借刀殺人，屈賴了你啦是不是？

張翠鸞：正是。

劉　仁：他怎麽不屈賴別人，單屈賴你哪！別跟我弄這套。走！

張翠鸞：你哪裏曉得呀。

（唱二黃散板）

毁盟約另婚娶心腸毒狠，

似這等寃屈事向誰去明。啊……解差哥呀！

劉　仁：哎，聽你這個話，你跟我們老爺是原配夫妻呀！這就不對啦；既然是原配的夫妻，爲甚麽還叫我在半道兒上把你給……（急掩口，背白）差點兒全說出來。哎呀，老爺呀老爺，這可就是你的不是啦，既然家裏頭有原配，爲什麽還要停妻再娶哪！她旣找上門來，就該認下才是，爲甚麽把她面上刺字發往嶺南，還叫我在半道兒上把她給害嘍？我雖然是公門中的人，也犯不上作這樣

兒缺德的事情啊！可是我不殺她，我也救不了她，這可怎麽辦哪。有啦，我瞧她被打得這個樣兒，也活不了多少日子，我跟她慢慢兒的走着，哪天到了哪天算，我就是這個主意。（對張翠鸞）你別哭，我也不打你啦，前邊兒就是臨江驛，咱們到那兒找個地方兒避避雨去好不好。來來來，你扶着我這根棍兒。

張翠鸞：多謝解差哥！

劉　仁：哎，沒甚麽，沒甚麽，來！扶着我這根棍兒走。

張翠鸞：（唱散板）

　聽說是有住處勉強前進，

　好容易來到了臨江驛門。

（圓場。拉幕，張天覺與張興睡在上面）

劉　仁：有人嗎？哪位老爺該班兒您哪？

驛丞官：誰呀？天剛黑就有人叫門？

劉　仁：（笑）哈哈，老爺！

驛丞官：幹甚麽的？

劉　仁：是，我們是走路的。我押着個女犯人，您瞧，下這麽大雨，天也黑啦，簡直走不了啦。老爺，跟您這兒避避雨得啦。

驛丞官：哦，投宿的。不成！

劉　仁：別價，老爺！又是個女犯，外頭下這麽大的雨，實在走不了啦。老爺！您行行好得啦。

驛丞官：唉，你不知道，今有大人在此歇馬。

劉　仁：是！

驛丞官：裏邊兒沒地方兒。不成，不成，不成……

劉　仁：老爺老爺！我們有個避雨的地方兒就成，雨一住，天一亮就走。老爺，老爺！（笑）哈哈哈哈。

驛丞官：瞧你這個人怪可憐的。

劉　仁：沒法子。

驛丞官：可是裏頭沒地方兒呀。

劉　仁：有個地方兒就成，有個地方兒就成。老爺！

驛丞官：乾脆這末辦，你們在門道裏呆一晚上得啦。

劉　仁：成！成！

驛丞官：可是這末着，不許嚷！

劉　仁：不嚷！不嚷！哪兒能給您招事呀！您歇着去吧，歇着去吧。

〔驛丞官下〕

劉　仁：（向張翠鸞）嘿嘿嘿，進來，進來！聽我告訴你，我央告這位老爺半天，才讓咱們進來；咱們就在這門道裏避雨。你那邊兒，我這邊兒，可是這麼着，千萬不許哭不許嚷。聽見了沒有哇？

張翠鸞：是。（同進入）

劉　仁：哎！怎麽趕上這末大的雨，唉！（打哈欠）乾糧哪兒去啦？（在懷中找）在這兒哪。（取出小餅自吃）

張翠鸞：（哭，抽咽）

劉　仁：嘿！我不讓你哭，別哭哇！（尋思）哦！你餓了吧？來吧，我這兒還有一

個。（掏出小餅，欲遞又拿回）可是這麼着，吃完了就睡，不許哭，不許嚷。聽見沒有？

（張翠鸞接過小餅欲吃，悲哽不能下咽）

劉　仁：怎麼啦？不吃啊！嘿，不吃可也不許哭不許嚷。睡覺吧。（接餅自吃）該着，還是我的事兒。

（張翠鸞接雨水而飲，劉仁打飽嗝兒，亦接雨水自飲）

劉　仁：睡覺吧。

張翠鸞：是。

劉　仁：哈！哎呦！（伸懶腰，入睡）

張天覺：翠鸞女兒，你想死爲父了哇……（悲哽）

張翠鸞：爹爹！爹爹！你在哪裏呀！

（唱二黃原板）

冒風雨忍飢餓強把路趲，

棒瘡發筋骨痛怎能成眠；

還淚珠似雨流難以合眼，
張翠鸞度一日如度一年。

張天覺：（接唱原板）
耳聽得哀哭聲甚是悲慘，（醒）
是何人攪我的夢裏團圓！
老夫正是睡夢之間，何人攪了我的好夢啊！——興兒醒來！

張　興：（醒）哎！

張天覺：興兒，興兒，外面何人啼哭哇？

張　興：我不知道哇。

張天覺：快去看來！

張　興：哎，哎，這是誰嚷哪！我告訴驛丞官兒啦！不行，我還得囑咐囑咐他。——
驛丞官兒！驛丞官兒！
〔驛丞官應聲上〕

張　興：哪兒哪？

驛丞官：這兒哪。

張　興：驛丞官兒，過來過來！我告訴你沒有，別大聲兒說話，大人在此歇馬，怎麼還有人嚷哪？

驛丞官：沒人嚷啊。

張　興：沒人嚷啊，裏頭可聽見啦，瞧瞧去！聽見沒有！告訴他們可別嚷啦，再聽見我可受不了。

驛丞官：是啦。誰在這兒嚷嚷哪！哎，八成兒是門道裏那個；我瞧瞧！——嘿嘿嘿！起來！起來！

劉　仁：誰呀？誰呀？——哦，老爺呀！

驛丞官：告訴你了沒有，不叫你嚷，你嚷什麼呀你！

劉　仁：沒嚷。

驛丞官：大人都知道啦。

劉　仁：是呀！我給您瞧瞧去，您歇着去吧。

〔驛丞官下〕

劉　仁：我都睡着啦，誰嚷哪？（看張翠鸞）嘿！有哷！她還沒睡哪，甭說是她。（趨前）嘿！不讓你嚷不讓你嚷的，你嚷什麽呀！

張翠鸞：我未曾啼哭哇。

劉　仁：你沒哭？裏頭都聽見啦！

張翠鸞：我實實未曾啼哭，未曾喊叫哇。

劉　仁：你再說你沒嚷！

張翠鸞：解差哥我未曾喊叫。

劉　仁：你再說！（欲打）

張翠鸞：（大聲喊）哎呀解差哥呀……

劉　仁：（急攔止）哎哎哎哎！大人問了半天，你一哭，讓裏頭知道啦，又得轟咱們走。睡覺吧！睡覺吧！

張翠鸞：是。

劉　仁：這都是哪兒的事情！

〔三更，劉再入睡〕

張天覺：女兒！你在哪裏呀！
張翠鸞：爹爹！你在哪裏呀！
（唱原板）
淚似湘江水涓涓，
吞聲暗泣想慈顏，
今生若見爹爹一面，
縱死黃泉也心甘。
張天覺：（接唱）父女相逢稱心願，
恰好似我女兒近在身邊。
又是何人擾了我的好夢啊！興兒！興兒！（打興兒）
張　興：哎呦！
張天覺：外面又是何人啼哭哇？
張　興：我不知道哇。
張天覺：快去看來！

張　興：這是誰嚷來着？這是……眞打着啦。——沒人嚷啊！還得問問驛丞官兒。——驛丞官兒！驛丞官兒！

驛丞官：（摸着上）在哪兒哪？

張　興：誰呀？

驛丞官：我呀！（張興打驛丞官一個嘴巴）哎，怎麽還打人哪？

張　興：打人？可你怎麽記吃不記打呀！我告你別嚷別嚷的，怎麽還有人嚷啊？還不快瞧瞧去！

驛丞官：我瞧瞧去，我瞧瞧去。

張　興：再說沒嚷不像話，我這兒（捂臉）挨了一個啦。

驛丞官：沒嚷啊！哦，不用說是門道那個吧？我瞧瞧去。

（劉仁打呼，驛丞官打劉仁一個嘴巴）

劉　仁：（驚醒）哎呦！剛才誰打我來着！（見驛丞官）哎！老爺！

驛丞官：告訴你沒有，別嚷別嚷的！你這一嚷沒關係，我都挨了一個啦。

劉　仁：我這不也挨了一個啦嗎！

驛丞官：嘿！別嚷啦。

劉　仁：是。我給您瞧瞧去。

驛丞官：大人問下來啦，我都擔待不起啦。瞧瞧去！（下）

劉　仁：是。哎呀！這下子眞打着啦。誰呀？（看翠鸞）嘿！有嗬！她還沒睡哪。不用說，還是她！（趨前）嘿！不讓你嚷，你嚷什麽呀？

張翠鸞：哎呀解差哥！我未曾啼哭，未曾喊叫哇。

劉　仁：你沒嚷裏頭就知道啦！都打了我一個嘴巴啦。

張翠鸞：我實實未曾喊叫哇。

劉　仁：再說你沒嚷！（欲打）

張翠鸞：（怕極，大聲地）哎呀解差哥呀！

劉　仁：（急攔）哎哎……（背白）這玩藝兒！我要是一打她，她這麽一嚷，裏頭知道啦，出來還是打我呀。（對張翠鸞）得啦，再熬會兒天亮啦，咱們就走啦。睡吧！（再睡）

張翠鸞：若有親父，他們誰敢這樣欺負於我！喂呀爹（急掩口）……爹呀……啊……

（唱散板）

哭一聲老爹爹難得……見……爹爹呀……

張天覺：（接唱）這聲音我越聽越在耳邊。

興兒！呸！（欲打，興兒驚醒，躲開）外面到底何人啼哭哇？

張　興：我哪兒知道哇。

張天覺：快去看來！

張　興：到了兒誰哭哪！驛丞官兒在哪兒哪？

（驛丞官上）

驛丞官：在這兒哪。

張　興：過來過來！這回再說沒人哭，可不像話啦，大人都聽見啦。快瞧瞧去！走！

驛丞官：不用說，還是門道那個。（踢劉仁）嘿！起來起來！

劉　仁：哎，起來啦，起來啦。老爺！

驛丞官：嘿！這回再說沒人嚷，可不像話啦，大人都聽見啦，快說實話。

劉　仁：嗻。哪兒呀，我解着那個女犯，被打得棒瘡疼痛，在那兒哭哪。

驛丞官：有這事你怎麽不早說呀？

劉　仁：早說，那嘴巴不就挨不上了嗎！

驛丞官：我給你言語一聲兒去。

張　興：問了沒有，怎麽回事？

驛丞官：有一解差押着女犯，被他們打得棒瘡疼痛，在那兒哭哪。

張　興：候着。——啓稟大人：外頭有一個解差，押着女犯，被打得棒瘡疼痛，在那兒哭哪。

張天覺：好，傳話出去，將那女子帶了進來，老夫我要親自問話。

張　興：是。——驛丞官兒！

驛丞官：有。

張　興：大人吩咐下來，把那一女犯帶進來，大人要親自問話哪。

驛丞官：是。

張　興：快着！

驛丞官：（向劉仁）得，這就不嚷了吧！大人叫你們進去回話。回答好來，還則罷了，

要是回答不好哇，留神你的腦袋！回話去！

劉　仁：是。哎呀，這是哪兒的事情。嘿！有嘚！攪了一宿（讀朽），她倒睡着啦。

（大聲向翠鸞）哈哈！

張翠鸞：哎呀！我未曾喊叫哇。

劉　仁：甭弄這套，大人聽見啦，等着裏頭回話哪。告訴你說，回答好了還則罷了，回答不好，避（讀備）不住咱們倆人腦袋就得分家。

張翠鸞：解差哥，但願早死，也免得受罪呀。

劉　仁：可你倒說了個『得』呀！你死啦是被崔通害的，我陪着你死，寃不寃哪。——報！女犯告進。（同進入）女犯當面，當堂有刑。

張天覺：將刑具撤掉。（撤刑）那一女犯！

張翠鸞：有。

張天覺：見了老夫爲何不抬起頭來？

張翠鸞：有罪不敢抬頭。

張天覺：無妨！恕你無罪。

張翠鸞：謝大人。（互望）

張天覺：啊！

張翠鸞：啊啊你是爹爹？

張天覺：你是女兒？

張翠鸞：哎呀爹爹呀！

張天覺：兒啊！（互相抱哭）

（唱散板）

只說父女難相見，

誰知今日又團圓。

這三載不見，你、你、你往哪裏去了？

張翠鸞：爹爹呀！自從淮河翻船之後，多蒙崔老丈相救，認爲義女。他有一侄兒，名喚崔通，我義父主婚，將我許配於他，是他進京赴考得中進士，不認於我還則罷了，反說我是他家的逃奴，將兒百般拷打，面上刺字，發配嶺南，行至此處，幸得與爹爹相見。哎呀爹爹呀！快快與兒報仇罷。🔾

張天覺：好賊！
（唱散板）
聽罷言來怒氣生，
停妻再娶敗人倫。
不要如此，爲父與你報仇雪恨就是。
張翠鸞：是。
張天覺：我來問你，這一解子，他一路待你如何？
張翠鸞：他麽……
劉　仁：（急跪，以鎖自套於頸）哎哎小姐，我可是個好人。甭說別的，就是我們太爺叫我在半道兒上把您給害嘍，我都沒肯那麽辦；再一說，您可別忘了吃小餅兒呀。
張翠鸞：還好。
張天覺：起過一旁。
劉　仁：謝大人。

張天覺：爲父與你出氣就是。——與兒！

張　與：有。

張天覺：吩咐衆校尉走上。

張　與：是。——校尉走上啊！

〔四校尉上〕

四校尉：參見大人，有何吩咐？

張天覺：命你等去至邵陽縣，將那縣令崔通，抓來見我。

張翠鸞：且慢！爹爹，兒要親去拿他。

張天覺：好！我兒親去也好，可坐了爲父大轎前往。

張翠鸞：遵命。

張天覺：解子！

劉　仁：有。

張天覺：前面引路。

劉　仁：是。

張天覺：去吧。

〔轎夫上，張翠鸞上轎，劉仁前引，率四校尉下〕

張天覺：崔通不仁，竟將我女刺字發配，眞眞地令人可恨哪。（沉思）哎呀且住！只恐女兒前去，崔通不服，此事必須老夫親自拿他。——吩咐人役走上！

〔四軍士分上〕

張天覺：帶馬邵陽縣去者！

〔衆同下〕

第十四場

崔文遠：（內白）好大雨呀！

（上唱西皮散板）

心中只把崔通怨，
一去三載不回還。
病體已痊心懸念，

去到邵陽尋翠鸞。
顧不得冒風雨忙往前趲。
〔『掃頭』下〕

第十五場

〔崔通、趙女同上〕

崔　通：（念）翠鸞發配嶺南道，

趙　女：（念）斬草除根多麽好。

崔　通：（念）從此夫妻免吵鬧，

〔『急急風』四校尉、劉仁、張翠鸞上〕

張翠鸞：（念）報仇雪恨在今朝。（進門，打崔通嘴巴）綑起來！

〔四校尉分綁崔通、趙女〕

崔　通：你是何方人役，擅敢闖入縣衙，毆辱本官，是何道理？

張翠鸞：崔通啊，賊子！你喪盡天良，設計害我，不想中途遇着我家爹爹，奉調進京，

命我前來捉拿於你。——左右，看皮鞭伺候！（打趙女、崔通）

（唱西皮散板）

先罵潑婦太兇悍，（打趙女）

忘恩負義怎爲官！（打崔通）

崔　通：（唱散板）

還是丈夫失檢點，

念在夫妻饒這番。

張翠鸞：（唱散板）

不提夫妻還猶可：

提起夫妻我心更酸！

看在夫妻將你打，（打）

活活打死負心的男。

趙　女：（唱散板）

自古無有全家犯，

丈夫犯罪與我何干。

張翠鸞：（唱散板）

嶺南發配路途遠，

誣我盜銀你罪欺天。

王法條條當重辦！

（四軍士、張興、張天覺上）

張天覺：（接唱）代天巡狩法森嚴。

崔通今在何處？

張翠鸞：吊在廊下。

張天覺：校尉，與我押了上來！

（崔通與趙女同跪）

張天覺：大膽崔通，爲何停妻再娶？

崔　通：（指趙女）她父言道，不允親事不許我作官哪。

張天覺：你爲何誣良爲盜，將我女兒刺字發配，又命劉仁中途殺害，是何道理？

崔　通：此乃小婿一時之過，望求岳父大人開恩，饒恕了吧！

張天覺：呀呀呸！似你這等忘恩負義之人，眞眞可惡。左右，將他衣冠剝了！

崔文遠：（內）走哇！

（上）來此已是邵陽縣，門上哪位聽事？

張　興：老頭兒找誰的？

崔文遠：煩勞通稟，崔文遠要見邵陽縣。

張　興：候着——啓稟大人，有一崔文遠要見邵陽縣。

張翠鸞：啊爹爹，是兒那救命的義父到了。

張天覺：快快有請。

張　興：有請啊。

〔崔文遠進入〕

張翠鸞：（見崔）喂呀爹爹呀……啊……（向張天覺）這是兒義父；（向崔文遠）這是我家爹爹。

張天覺：啊親翁請坐。

崔　通：啊，伯父來了，快快救一救你侄兒吧。

崔文遠：你不是我侄兒崔通麽？

崔　通：正是侄兒。

崔文遠：你身犯何罪，我是個平民百姓，焉能救你呀！（發現趙女）啊啊這是何人？

崔　通：此乃試官之女，許我爲妻的呀。

崔文遠：啊，侄兒你是有妻子的人哪！

崔　通：她父言道，不允親事不許我作官，故而我娶了她。等我妻子到來，她叫我毒打於她，又叫我將她發配嶺南，不想遇見她父，如今要將侄兒斬首。伯父，你快快講個人情吧。

崔文遠：崔通啊，小奴才！千不是萬不是，乃是我的不是。不該將我義女，許配與你。只因你進京赴考，一去三載不歸，是我二人尋找於你，不想我病在中途，只得命她一人前來，夫妻見面就該相認，怎麽，你非但不認，反而將她毒打，發往嶺南。你的良心何在？天理何存？幸而你作了個知縣，自己的妻子你都不認了，你若是作了宰相，連祖宗你也不認了哇！你這樣忘恩負義的奴才，還

有何臉面活在世上，我救你何來！大人，不要留他，快快將他治罪，快快將他治罪呀！兒啊！你、你、你、你受了苦了哇……

趙　女：哎喲！我說這位老爺子，實指望您來了給我們講個人情，您怎麽反倒給加了鹽兒啦哪！難道您就不替您任子想想，也不怕崔氏門中絕了後嗎。——我說這個張大人，您可也得替您姑娘想想，您要一定把崔通治罪，難道說眞叫您姑娘另行改嫁去嗎？

張天覺：這個？……兒啊，如今不難將崔通治罪，只是你的終身……

張翠鸞：爹爹，兒就是終身獨守，削髮爲尼，也萬萬不能與那負心人和好！

趙　女：（悄拉崔通）我瞧你還是過去央告央告她（指張翠鸞）去吧。

崔　通：（下跪）哎呀小姐呀！想此事千不是萬不是乃是我的不是，如今悔之不及，望求小姐開恩饒恕，夫妻重聚，偕老百年。若是再犯，任憑小姐重重治罪。請小姐饒恕了罷！饒恕了罷！

張翠鸞：哼哼！說甚麽不敢再犯，此事若非劉仁仗義，難道我張翠鸞還有兩條性命不成！

崔　通：這個……

張翠鸞：喂呀，爹爹與孩兒作主呀……

張天覺：好！爲父與你作主就是。興兒溶墨伺候。（『急三槍』牌子）劉仁過來，這裏有公文一道，命你隨同校尉，將他二人解往湖南撫台衙門，暫行看押，待老夫奏明聖上，再行發落。押下去！

劉　仁：嗻，是。（向崔通、趙女）老爺、夫人，跟我走吧。

崔　通：

趙　女：唉！

（劉仁與四校尉押崔通、趙女下）

張天覺：親翁，今日在此暫宿一宵，明日我們一同進京就是。

崔文遠：怎麽，我還要前去嗎？

張天覺：盤桓幾日。

崔文遠：今日你父女重逢，老漢已然放心，我呀，我要回淮河去了。

張翠鸞：爹爹說哪裏話來，女兒棒瘡未愈，你就忍心撇我而去麽？也罷！爹爹若是不去，女兒也就不去了。

崔文遠：女兒不必如此，爲父暫時陪伴於你一同進京就是。

張天覺：大家暫且在此歇息一宵，明日一同進京便了。正是：

惱恨崔通太不堪。

崔文遠：喪盡天良無義男；

張翠鸞：中途幸遇爹爹面，

崔文遠：花落重開又團圓。

張天覺：好一個花落重開又團圓！——親翁、女兒，隨我來呀！

張翠鸞：（痛楚地）哎吻，哎吻！

張天覺
崔文遠：（兩邊攙扶）看仔細！（同下）

——劇　終——

---

❶ 此處或用「急三槍」牌子，代替敘述。

岳家莊

前記

『岳家莊』是演義小說『精忠岳傳』的一段故事。描寫岳飛之子岳雲幼時在家瞞着母親，練習武藝。一天，金兵突來襲擊岳家莊，岳雲的祖母與母親束手無策，岳雲與其姊銀瓶帶領家丁出莊拒敵，大敗金兵，並生擒金將，全莊得保無恙。

這個戲，是由姜妙香先生與本院編輯處何異旭共同整理的。

岳家莊

第一場

（岳雲上）

岳　雲：（念引）武藝習就，何日裏，掃滅金酋。

（念詩）少年英雄志未酬，　凌雲氣概貫斗牛；

聞鷄起舞顯身手，　不滅金人誓不休。

（岳安暗上）

俺，岳雲。乃河南湯陰縣人氏，父字鵬舉，宋室爲臣，奉旨前去勦滅金人，未見捷報。是我自幼愛習武藝，練就白銀錘一對，能擋萬軍。（暗笑）好笑我母親，敎我棄武習文，攻讀詩書；我想爲人子者，自當隨父建功立業，才是正理。爲此每日瞞着祖母、娘親，暗地演習錘法，日後也好幫助爹爹掃滅金

沓。——岳安。

岳　安：有。

岳　雲：我在此練習武藝，休叫我祖母與娘親知道。

岳　安：是啦。

岳　雲：取銀鎚過來。

岳　安：是啦。（取鎚，拿不動）回少爺的話，它拿我不動。

岳　雲：敢是你拿它不動？

岳　安：不錯，我拿它不動。

岳　雲：閃開了！

（岳安暗下）

岳　雲：（唱西皮散板）

每日裏習武藝心中歡欣，
練就了白銀鎚力敵萬人；
非是我背地裏違抗母命，

將門子當隨父建立功勳。（舞錘）

上一錘，上一錘打的是插花蓋頂，

下一錘，下一錘打的是枯樹盤根。

懷揣着報國志要把江山保定，

（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丫環，岳夫人，銀瓶上〕

岳夫人：嗯！

（接唱）膽大的小奴才違抗娘親。

啊？

〔岳雲跪下〕

岳夫人：大膽奴才，爲娘怎樣囑咐於你，教兒棄武習文，誰想奴才不聽爲娘教訓。——

丫環。

丫　環：有。

岳夫人：看家法伺候。

丫　環：是。

岳夫人：好奴才。（打岳雲）

岳　雲：母親哪！

（唱西皮散板）

我的父爲元帥軍威遠震，

統率着兵和將抗擊金人；

望母親容孩兒習學公瑾，哎呀母親哪！

燒赤壁保東吳得享安寧。

（哭）啊……啊……

岳夫人：哇！

（接唱）孔聖人在衞國不對問陣，

孟子曰善戰者要服上刑；

把聖賢金石言全然不省！

（岳夫人打岳雲，岳雲哭）

銀　瓶：（接唱）銀瓶女跪塵埃哀告娘親，
　　　　我兄弟有大志要從輕責問。母親哪！

岳夫人：起來。

〔岳雲哭下。岳母上〕

岳　母：（接唱）年邁人聞悲聲坐臥不寧。

岳夫人：婆婆萬福。

岳　母：罷了，一旁坐下。

岳夫人：謝座。

〔岳雲換衣上〕

銀　瓶：參見祖母。

岳　母：罷了。

岳　雲：啊，祖母在上，孫兒拜揖……（哭泣）

岳　母：啊，媳婦，爲何將岳雲打得這般光景？

岳夫人：只因奴才不聽媳婦訓教，故爾責打。

岳　母：原來如此。——孫兒，你不聽教訓，應當責打。

岳　雲：祖母，孫兒乃將門之子，自當隨父殺賊立功，才是正理；倘若坐食君祿，豈不被天下人恥笑？

岳夫人：嗯，又來多口。

岳　母：從今以後，棄武習文，方是正道。我有幾句言語，你且聽了。

岳　雲：請祖母訓教。

岳　母：（唱西皮原板）

食君祿當爲國把社稷平定，
怎奈是我孫兒幼小年輕；
從今後還須要讀書上進，
也不枉爲祖母教訓慇勤。

岳　雲：孫兒遵命。

岳　安：（上）報，牛二爺到。

岳　母：有請。——孫兒前去迎接。

岳　雲：遵命。

岳　安：有請牛二爺。（下）

牛　皋：（內）馬來。

（上念）戰馬踏破金邦地，斬將擒王立大功。

岳　雲：啊，牛叔父！

牛　皋：啊，岳雲！（下馬，笑）哈哈哈……幾載不見，你倒長成人了。

岳　雲：叔父誇獎了。

牛　皋：你祖母、娘親呢？

岳　雲：現在堂上。

牛　皋：往裏去傳，就說你牛叔父到了。

岳　雲：遵命。——啊，祖母，牛叔父來了。——啊，母親，牛叔父來了。

岳母 岳夫人：快快有請。

岳　雲：有請牛叔父。

牛　皋：前面帶路。——伯母在哪裏？伯母在……伯母在上，侄兒大禮參拜。

岳　母：牛臯，遠路而來，只行常禮。一旁坐下。

牛　臯：謝座。

岳夫人：啊，二叔。

牛　臯：嗨，咱牛臯到此，乃是客位，連杯茶都不曾吃，你坐在一旁，這麽二叔、二叔的，這是個啥道理？

岳夫人
岳　雲：丫環，看茶來。

牛　臯：慢來，慢來。適才在前面飲馬的時節，我在馬槽上喝了一氣涼水。不用了。

岳夫人：不用了。

岳　母：聖上駕安？

牛　臯：聖上安泰。

岳夫人：元帥可好？

岳　雲
銀　瓶：（同時）我爹爹可好？

牛　臯：元帥好，就是咱牛臯也好。

岳夫人：爲嫂的還未曾問到你呢！

牛　皐：嫂嫂問過元帥，少不得就要問咱牛皐；一塊兒說了，省得您費事啦。
岳夫人：（向岳雲）兒啊，你牛叔父如今是會講話了。
岳　雲：是啊，會講話了。
牛　皐：咱不但會講話，而且，還認識幾個『黑道道兒』！
岳　雲：哦。（向牛皐）噓……叔父這裏來。
牛　皐：做甚麼？
岳　雲：叔父敢莫是認識字了麽？
牛　皐：認識字了。
岳　雲：但不知認識哪幾個？
牛　皐：待我告訴你說：你爹爹姓岳的那個『岳』字。
岳　雲：哦，岳字。一個。
牛　皐：咱牛皐的這個『牛』字。
岳　雲：兩個。
牛　皐：我是把它認準了。

岳　雲：還有哪個？

牛　臯：兩個還少嗎？

岳　雲：哦！叔父只認識這兩個字，就在人前誇口，倒叫侄兒好笑哇！哈哈哈……

牛　臯：嗨！大人在此講話，小孩子在一旁張口搭言，好無有規矩啊！

岳夫人：岳雲，還不向前賠禮。

岳　雲：侄兒賠禮，侄兒賠禮。

牛　臯：慢來，慢來。我在營中被你爸爸『𠯗搭』慣了。誰來怪你！我的傻小子！

岳　雲：您吓着了我啦。

岳　母：牛臯，不在牛頭山前侍奉元帥，回來做甚？

牛　臯：奉了元帥將令，催押糧草。有平安家書一封，伯母收下。

岳　母：待我收下。——岳雲，準備酒筵，與你牛叔父洗塵。

牛　臯：且慢！軍務在身，不敢久停。告辭！

岳　母：你既有軍務在身，就不強留。——岳雲，送過你牛叔父。

岳　雲：遵命。

衆　：（同）正是：

岳母：（念）兒行千里母擔憂。（下）

岳夫人
銀瓶：（念）干戈不知幾時休！

（同下，丫環隨下）

牛臯：（念）元帥自有回朝日，

岳雲：（念）準備吳鉤斬金酋。

牛臯：好大的口氣！

岳雲：送叔父。

牛臯：啊，岳雲，回來，回來！

岳雲：叔父何事？

牛臯：我看你臉帶淚痕，莫非是挨了打了麽？

岳雲：侄兒不曾挨打。

牛臯：你的眼淚還沒擦乾哪。

岳雲：這個……（擦眼淚）

牛　皐：現擦也來不及了。你若對爲叔的講了眞情實話，我帶你到牛頭山去玩耍。

岳　雲：哦！侄兒講了實話，叔父帶我到牛頭山去玩耍？

牛　皐：對啦。

岳　雲：（向內張望）啊，叔父，好笑我母親，因見我懶讀詩書，好習武藝，故爾責打。

牛　皐：我說你是挨了打了不是。

岳　雲：可不是嘛！

牛　皐：侄兒，我且問你，習文的好，還是習武的好？

岳　雲：自然是習武的好。

牛　皐：着哇，想你爹爹乃是天下都招討，領兵的大元帥，我兒若是習武，少不得你就是個小元帥了。

岳　雲：哦，小元帥？（笑）哈哈哈……

牛　皐：你瞧，說他胖，他就喘。——我來問你，練的是甚麽兵器？

岳　雲：白銀錘一對。

牛　皐：有多重呢？

岳　雲：一百二。
牛　皐：敢莫是一對？
岳　雲：嘍，一柄哪！
牛　皐：這一對呢？
岳　雲：二百四。
牛　皐：嘍，小小年紀，焉能使得動二百四的銀錘。爲叔的不信。
岳　雲：叔父不信，待侄兒取來你看哪！啊，叔父，可不要聲張啊！
牛　皐：我不嚷，快快拿來我看。——小小年紀使二百四的銀錘，我却不信。
岳　雲：（取錘，亮錘）叔父請看。
牛　皐：（看錘，驚訝）吼吼吼，哇呀……
岳　雲：嗨，別嚷啊！
牛　皐：我沒嚷啊！
岳　雲：還沒嚷哪！（放錘）啊，叔父，帶我到牛頭山玩耍去呀！
牛　皐：且慢！我若帶你到牛頭山去玩耍，倘被你祖母、娘親知道，我豈不成了拐子

手了嗎？

岳　雲：這便如何是好？

牛　皐：待我想來。（想，自語）哎呀且住！想岳雲小小孩童，縱有武藝，咱若是將他帶到兩軍陣前，倘有失閃，元帥台前，如何交代？這……有了！咱不免哄他一哄啊！——啊，侄兒，爲叔倒有一計在此。

岳　雲：叔父有何妙計？

牛　皐：侄兒暫在家中，好生練習武藝；待等爲叔押糧過此，侄兒緊緊跟隨；爲叔在前面走，我兒在後面趕；趕也趕到牛頭山前去了。

岳　雲：侄兒若是失迷路徑，如何是好？

牛　皐：傻小子，鼻子底下有嘴，你不會打聽嘛！

岳　雲：我爹爹若是降下罪來呢？

牛　皐：不妨事，有爲叔的擔待。

岳　雲：有叔父擔待？

牛　皐：不錯，有叔父擔待。

岳　雲：（笑）哈哈哈……侄兒要到牛頭山玩耍去了。請！

牛　皐：啊，侄兒轉來，侄兒轉來。

岳　雲：叔父何事呀？

牛　皐：侄兒，不見爲叔，千萬不可獨自一人前往。你要記下了！

岳　雲：侄兒曉得。請！（下）

牛　皐：（自語）嘿嘿，傻小子，你等着罷！

〔牛皐上馬，下〕

第二場

〔四金兵、四金將、薛禮花豹、張兆奴，『風入松』牌子上〕

薛禮花豹
張 兆 奴：（同）俺——

薛禮花豹：薛禮花豹。

張兆奴：張兆奴。

薛禮花豹：請了。

張兆奴：請了。

薛禮花豹：奉了狠主之命，捉拿岳家滿門。——兒郎們！

衆：有。

薛禮花豹 張兆奴：岳家莊去者。

衆：啊。

〔牌子，衆同下〕

第三場

〔岳母上〕

岳母：（唱西皮正板）

我的兒爲國家奉命征勦，
保江山秉忠心不愧英豪；
但願得功成就把金酋滅了。

岳夫人：（上接唱）

做媳婦代子職不避辛勞；
夫報國妻奉親全忠盡孝。

銀　瓶：（上接唱）
但不知老爹爹何日回朝？

岳夫人：婆婆萬福。
岳　母：一旁坐下。
岳夫人：謝座。
銀　瓶：參見祖母、母親。
岳　母
岳夫人：罷了。
岳　母：啊，媳婦，孫兒往哪裏去了？
岳夫人：南學攻書去了。
岳　母：媳婦教子有方。
岳夫人：婆婆誇獎了。
岳　安：（上）報。金兵直奔我莊而來。

岳母
岳夫人：再探！

岳安：吼！（下）

岳母：哎呀媳婦！金兵直奔我莊而來，如何是好？

岳夫人：且聽探報如何，再做計較。

岳安：（上）報，金兵離我莊不遠。

岳母
岳夫人：再探！

岳安：吼！（下）

岳母：哎呀媳婦啊！眼看金兵圍困我莊，這……這便如何是好？

岳夫人：婆婆啊！想我府下家丁，怎當金兵勢衆，不如逃走了罷。

岳母：嗳！岳家一門忠孝，哪有貪生逃走之理？況且，岳雲又正在南學攻書，不知音信，也是枉然！

銀瓶：祖母，母親！孫女兒也曾受過我父教訓，情願出莊去敵金兵。

岳母：你乃閨閣幼女，如何去得？

銀瓶：祖母啊！

（唱西皮散板）

兒雖是女流輩曾受父教，

要學那木蘭女建立功勞。

岳夫人：兒啊！

（接唱）我的兒雖受過你父訓教，

閨閣女怎能夠執戟持矛！

岳　母：（接唱）臨陣上交鋒事豈可亂道，

兒怎比花木蘭去把兵交！

小岳雲在南學全然不曉，孫兒呀！

只恐怕岳家莊大禍難逃。

岳　雲：（內）走哇！

（上笑）哈哈哈……

（唱西皮散板）

書童報金賊興兵來到，

將門子顯威風就在今朝。

啊，祖母，母親，姐姐！

岳母：孫兒回來了！

岳雲：回來了。

岳母：金兵圍困我莊，如何是好？

岳雲：哦，孫兒正在南學攻書，聞得此信，急急趕回，與祖母商議退兵之策！

岳母：小小年紀，有甚麼退兵之策？

岳雲：祖母，孫兒習學武藝，練就白銀鍾一對，能敵萬軍。

銀瓶：兄弟有此膽量？

岳雲：有此膽量。

銀瓶：待爲姐幫助於你。

岳雲：怎麽，你幫助我？好，多謝姐姐。

岳母：你二人既有此膽量，速到後堂披掛去罷。

岳雲
銀瓶：遵命。

岳　雲：（向岳夫人）媽呀，您瞧，我這個武藝用着了罷！

岳夫人：哼！披掛去罷。

岳　雲：姐姐，咱們打仗去嘍！

（岳雲、銀瓶同下）

岳　母：丫環，吩咐衆家丁二堂聽點。

丫　環：是啦。——呔，下面聽者，老夫人有令，衆家丁二堂聽點。

岳　母：（唱西皮倒板）

有老身在二堂忙傳令號，

（四家丁上）

四家丁：參見太夫人。

岳　母：站立兩廂。

（接唱原板）

叫一聲衆家丁細聽根苗：

此一番出莊去拒敵侵擾，

個個要逞威風爭立功勞。

〔岳雲、銀瓶披掛同上，辭別岳母、岳夫人，領四家丁下〕

岳　母：（唱搖板）

他二人上馬去我掛在心上。

岳夫人：（接唱）勸婆婆免憂慮且寬愁腸。

〔同下〕

第四場

〔四金兵、四金將、薛禮花豹、張兆奴上，圓場〕

〔四家丁、銀瓶、岳雲迎上〕

岳　雲：呔，馬前番賊，通名受死！

薛禮花豹：聽了：俺乃金邦大將薛禮花豹是也。

張兆奴：張兆奴是也。

薛禮花豹 張兆奴：小將留名。

岳　雲：聽者！俺乃岳元帥之子，你少爺岳雲是也。

薛禮花豹
張兆奴：那一個呢？

銀　瓶：銀瓶小姐是也。

岳　雲：你等前來做甚？

薛禮花豹
張兆奴：奉了狼主之命，捉拿爾等滿門家眷。

岳　雲：一派胡言，放馬過來。

〔起打。衆金兵將、衆家丁、張兆奴、銀瓶分下〕

〔薛禮花豹、岳雲會陣。薛敗下，岳雲追下〕

〔張兆奴、銀瓶上，會陣。張敗下，銀瓶追下〕

〔衆金兵將、衆家丁上，起打。衆分下〕

〔薛禮花豹、岳雲上。張兆奴、銀瓶上。起打。衆金兵將、衆家丁上。薛禮花豹、張兆奴被擒。衆金兵將逃下〕

岳　雲：回莊啊！

衆家丁：啊！

岳　雲：（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衆同下〕

——劇　終——

❶ 原本牛皋與岳雲分別時，曾有八月十五帶赴牛頭山之約；但在戲中後一段，並無交代，全劇似欠完整，故略加改動。

艷陽樓

前記

『艷陽樓』是寫梁山泊後一代英雄人物除暴安良的故事。權臣高俅之子高登，倚仗父勢，橫行鄉里；在廟會上把徐士英的妹妹搶走。徐士英情急追趕，路遇花逢春、呼延豹、秦仁等；這三個梁山泊後代人物，與徐原不相識，及至問明情由，激於義憤，夜間同入高府，救出徐妹，殺死高登。

這個劇本是演員孫毓堃、北京戲曲實驗學校耿明義與本院編輯處何異旭共同整理的。除個別詞句的修正外，主要的改動有以下三點：一、原本高登將徐妹搶回之後，上『張媽』；這一人物很不必要，今刪去。二、刪去原本高登妾『小可憐』私通賈斯文一場。三、原本花逢春等救出徐妹，徐妹又被神仙攝去。今亦刪去此場。

艷陽樓

第一場

〔花逢春上〕

花逢春：（念引）隱居莊村，懷俠義，慣打不平。

（念詩）少小英雄劍氣橫，　愛習拳棒武藝能；

蒼天若能遂我願，　打盡人間抱不平。

俺，花逢春。我父花榮，昔日在梁山舉義，打富濟貧。可恨蔡京、童貫，御酒改爲藥酒，毒死梁山好漢；我母子逃在這南陽居住。是俺來在此地，結交兩個好友，一名呼延豹，一名秦仁，我弟兄倒也義氣相投。我也曾託他二人挑選良馬，未見到來。

〔呼延豹、秦仁上〕

呼延豹：（念）先人結拜忠義堂，
秦　仁：（念）如今弟兄又同窗。
呼延豹、秦仁：（同）參見大哥。
花逢春：二位賢弟少禮，請坐。
呼延豹、秦仁：（同）謝座。
花逢春：二位賢弟爲何來遲？
秦　仁：只因挑選良馬，故而來遲。
花逢春：原來如此。
呼延豹：大哥，今當三月三日蟠桃盛會，約請大哥前去逛會，不知大哥心意如何？
花逢春：正合我意。——帶馬伺候！
（唱西皮搖板）
三月三日桃花放，
（同上馬）
花逢春：（接唱）萬紫千紅馥馥香。

呼延豹：大哥！
（接唱）咱弟兄學桃園義氣不忘，
秦　仁：（接唱）兄顧弟弟顧兄萬載名揚。
花逢春：着哇！
三　人：（同唱）弟兄打馬往前闖。
〔呼延豹、秦仁同下〕
花逢春：（接唱）蟠桃會上散心腸。
〔花逢春下〕

第二場

〔徐母、徐佩珠上〕
徐　母：（念）先夫去世早，門前車馬稀。
〔徐祿暗上〕
徐佩珠：參見母親。

徐　母：我兒少禮，一旁坐下。

徐佩珠：告坐。

徐　母：兒啊，今當清明佳節，我也曾命你兄長，準備車輛，同去上墳。這般時候怎麽還不見到來？

徐佩珠：想必來也。

徐士英：（內）徐福帶路。

〔徐福、徐士英上〕

徐士英：（唱西皮搖板）

清明佳節把墳上，

見了母親說端詳。

孩兒參見母親。

徐　母：罷了，爲娘命你準備車輛，可曾齊備？

徐士英：車輛已然齊備。

徐　母：徐祿，隨帶祭禮，墳塋去者。

徐　祿：遵命。
徐　母：吩咐車輛伺候！
徐　祿：車輛伺候！
〔車夫上〕
徐　母：（唱西皮搖板）
三月三日正清明，
家家戶戶掃墳塋。
家院頭前把路引，
〔徐福、徐祿、徐士英同下〕
徐　母：（接唱）去到墳前祭先人。
〔徐母、徐佩珠、車夫同下〕

第三場

〔高登上〕

高　登：（唱『點絳唇』）膂力豪強，最愛姣娘；習拳棒，蓋世無雙，誰敢把某擋。

〔八莊丁、兩邊暗上〕

（念詩）壯大身軀貌堂堂，　虎背熊腰力剛強；

懶讀詩書習拳棒，　最愛豔花女姣娘。

某，高登。我父高俅，宋室爲臣，官居太尉。只因俺不讀詩書，愛習拳棒；我父恐俺在家生事闖禍，將俺寄居南陽。是俺來在此地，文武大小官員，鄉黨富戶，誰不趨奉。這且不言，今當三月三日，乃是蟠桃盛會，俺也曾命賈先生前去料理會場。不免喚出教師們隨同前往；一來逛會，二來選一寬闊之地，將拳棒演習一番。——來，喚教師們。

衆　：有請衆位教師。

四教師：（內）來也。

（上念）富貴門前客，　拳棒武藝精。——參見公爺。

高　登：罷了，坐下。

四教師：謝座。將我等喚來，有何吩咐？

高　登：今當三月三日蟠桃盛會，請出衆位教師，一來前去逛會，二來選一寬闊之地，
將拳棒演習一番。不知衆位教師心意如何？
四教師：我等奉陪。
高　登：好，吩咐備馬伺候！
四教師：備馬伺候！
高　登：（唱西皮搖板）
我父在朝爲首相，
亞似東京小宋王。
人來帶馬會場上，
〔衆帶馬，下，高登上馬〕
高　登：（接唱）順者昌來逆者亡。
〔趟馬〕
閃開了！
〔高登下〕

第四場

〔賈斯文上〕

賈斯文：（唱西皮搖板）

府中奉了大爺命，

彈壓會場走一程。

我，賈斯文。就在高登高府，當了一名代筆的先生。全憑我嘴好舌巧，吃的是珍羞美味，穿的是綾羅綢緞，可算得豐衣足食。今當蟠桃盛會，乃是我家大爺的會頭，奉命去到會場，一來料理善事，二來與大爺尋訪絕色女子。就此馬上加鞭。

（唱西皮搖板）

催馬加鞭往前進，

去到會場看分明。

〔賈斯文下〕

第五場

（呼延豹、秦仁、花逢春上）

花逢春：（唱西皮搖板）

勒馬停鞭抬頭望，

賈斯文：（內）三位慢走！

呼延豹 秦仁：（同接唱）

那旁來了賈同窗。

（賈斯文上）

賈斯文：（唱西皮搖板）

催馬加鞭往前闖，

三　人：（同）賈先生！

賈斯文：（接唱）再與三位敍衷腸。

原來是三位學友。

三　人：（同）賈先生，這幾日不見，你往哪裏去了？
賈斯文：我現在高府。
三　人：（同）哪個高府？
賈斯文：就是當朝高太尉之子。
呼延豹
秦　仁：（同）敢是那狗子高登！
花逢春：（攔住）噝！
賈斯文：二位，不要在背地裏駡人呀！
花逢春：啊，賈先生。想你我俱是堂堂英雄，爲何與高登那廝爲奴？
賈斯文：我是馬杓兒上的蒼蠅，混飯兒吃而已。三位，要有甚麽好事提拔提拔小弟，我是感恩不盡。
花逢春：賈先生今欲何往？
賈斯文：今當蟠桃盛會之期，乃是我家大爺的會頭，我前去料理料理會場。
花逢春：你我一同前往。
賈斯文：哎，慢着慢着！三位的馬快，我是隨後就到。

三　人：（同）哼！

花逢春：（唱西皮搖板）

哪有閑言對他講，

呼延豹
秦　仁：（同接唱）

無知匹夫小兒郎。

〔花逢春、呼延豹、秦仁同下〕

賈斯文：唉！

（唱西皮搖板）

他三人把話一樣講，

罵得我賈斯文臉上無光。

〔賈斯文下〕

第六場

〔八莊丁、四教師、高登上〕

高　登：（唱西皮搖板）
　　　　　逛罷盛會精神爽，
　　　　因何不見女姣娘？
衆　：來在荒郊。
高　登：勒住了馬。好一片寬闊之地，——教師們！
四教師：有。
高　登：將拳棒演習上來。
四教師：遵命。
　　　　〔四教師演拳〕
四教師：演拳已畢。
高　登：起過了。——（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賈斯文上〕
賈斯文：大爺，您在這兒高樂哪！
高　登：賈先生，你從哪道而來？

賈斯文：我打會場來呀。

高　登：可有絕色女子？

賈斯文：您附耳上來。

高　登：咋咋咋！——馬來，馬來！

〔賈斯文引衆人下〕

第七場

〔徐福、徐祿、徐士英、徐母、徐佩珠、車夫上〕

徐　母：（唱西皮散板）

來在墳塋下車輪。

〔車夫下〕

徐　母：（接唱）點點珠淚透衣襟，

哭一聲去世夫多多保佑，我的夫哇！

保佑你子早成名。

徐士英：母親不必悲傷，待孩兒去到廟堂，一來與老母求壽，二來要散悶一回。

徐　母：兒要快去快回。

徐士英：遵命。——徐福，帶路！

（唱西皮搖板）

徐福帶路廟堂上，

祝告老母壽安康。

〔徐福、徐士英同下〕

徐　母：（接唱）在荒郊懶看那花花美景，

轉眼間俱都是舊土新墳。

〔賈斯文上〕

賈斯文：（唱西皮搖板）

來在墳塋用目望，

那旁有一美姣娘。

老頭兒，請過來，我這兒有禮啦。

徐　祿：還禮。施禮爲何？

賈斯文：你們是幹甚麼的？

徐　祿：我們是上墳插柳的。

賈斯文：哦，上墳插柳的，那個小姑娘是你甚麽人？

徐　祿：乃是我家小姐，你問她做甚？

賈斯文：是你們家小姐，有人家兒沒有哇？

徐　祿：有人家，無人家，與你有甚麽相干？

賈斯文：要是沒有人家兒，我給她說一門親事，咱們倆喝這碗冬瓜湯，你瞧好不好？

徐　祿：放屁，還不與我滾開！

賈斯文：喝！你這個老梆子，眞叫倔。——有請大爺！

〔衆引高登上〕

高　登：（看見徐佩珠，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賈斯文：大爺，您瞧這個長得好不好？

高　登：果然不錯。前去提親。

賈斯文：您交給我罷。——老頭兒，請過來。

徐　祿：你怎麽又來了？

賈斯文：啊！這條道我走熟了嘛。老梆子，剛才我跟你提的那門親事，你看，這就是我們高登高大太爺。把你家小姐，許配我家大爺，馬上來，轎上娶，你們的光采，我們的體面。

徐　祿：近前來，着打。

賈斯文：哎喲！——大爺，他打了我啦！

高　登：與我搶！

〔衆搶徐佩珠下，徐母被踢倒〕

高　登：馬來。——好不識抬舉！

〔高登下。徐福、徐士英上〕

徐士英：母親，爲何這等模樣？

徐　母：哎呀兒啊！你妹子被那高登他……搶了去了！

徐士英：怎麽講？

徐　母：搶了去了！

徐士英：咋咋咋，哇呀……

（唱西皮散板）

罵一聲賊高登膽量不小，
搶去我同胞妹怎肯輕饒！
母親！待孩兒將他趕上。

徐　母：哎呀兒啊！你一人豈是他們的對手？

徐士英：母親！有道是：一人拚命，萬夫難擋。——徐福、徐祿，將老夫人送回家去，
俺就此去也！

〔徐士英下。徐福、徐祿、徐母同下〕

第八場

〔呼延豹、秦仁、花逢春上，內喊聲〕

花逢春：何處人馬吶喊？你我閃躲一旁。

〔四莊丁、衆教師、徐佩珠、高登上，過場下。賈斯文上〕

賈斯文：（對三人）請了，請了！

〔賈斯文下〕

花逢春：且住！觀見高登馬上馱定一女，不知搶的誰家女子？

呼延豹、秦仁：（同）待我二人將他趕上。

徐士英：（內）哪裏走？

花逢春：那旁有人來了。

〔徐士英上〕

徐士英：呔！還俺的妹子。

花逢春：嘍！哪個看見你的妹子。

徐士英：你們哪一個姓高？

三　人：（同）我們俱不姓高。

徐士英：得罪了。請問三位尊姓大名？

呼延豹：在下呼延豹。

秦　仁：在下秦仁。
花逢春：在下花逢春。
徐士英：原來是三位義士，失認了。
三　人：（同）豈敢，請問壯士上姓？
徐士英：在下徐士英，人稱靑面虎。
花逢春：原來是徐公子，失認了。
徐士英：豈敢。再會了。
三　人：（同）公子慌裏慌張爲了何事？
徐士英：三位義士！可恨狗子高登，將俺小妹搶去，待俺將他趕上。
三　人：（同）且慢！公子一人前去，豈是那賊的對手？
徐士英：三位！有道是：一人拚命，萬夫難擋。三位不必阻攔，俺就此去也！
三　人：（同）且慢！公子既要前去，待我弟兄幫助於你。
徐士英：萍水相逢，怎好勞動？
三　人：（同）四海之內，皆爲朋友。

徐士英：如此告辭。

三　人：（同）哪裏去？

徐士英：先將俺老母送回家去。

三　人：（同）伯母可有尊价跟隨？

徐士英：現有兩個小价跟隨。

花逢春：旣有尊价跟隨，料然無事。此地離舍下不遠，大家用罷酒飯，今晚行事便了。

衆　　：（同）請。

〔呼延豹、秦仁、花逢春下〕

徐士英：（兩望）好朋友！

〔徐士英下〕

第九場

〔八莊丁、四敎師、徐佩珠、賈斯文、高登同上〕

高　登：來，將這一女子，送在艷陽樓上，好生勸解於她。

四莊丁：啊。

徐佩珠：（哭）喂呀……

〔四莊丁、徐佩珠下〕

賈斯文：大爺，今兒個這件事情，我給您辦得不錯罷！

高　登：嗯！

賈斯文：大家辛辛苦苦地，得喝您杯喜酒兒呀！

高　登：哦，賈先生要飲酒？

賈斯文：大家夥兒陪着您喝。

高　登：吩咐將酒宴擺在花廳，與賈先生、衆位教師同飲。正是：

好吃美酒長談笑，愛喜如花女多姣。

〔衆同下〕

第十場

〔花逢春、秦仁、徐士英、呼延豹分上「走邊」〕

四　人：（同唱『鬥鵪鶉』一）

抱不平，陡起雄心；
恰相逢，義氣同盟。
因此上，黑夜徐行；
巧裝束，奔走風塵。
恨那賊，倚勢欺人，
好男兒，何惜一命。

徐士英：有勞三位義士協力同心；若能救出俺的妹子，俺徐士英死不忘恩也！（拜）

秦　仁：公子不必如此，大家抬頭觀看——

呼延豹：前面已是高府，你我弟兄越過牆去，將狗子高登殺死，方消俺胸中之氣。

花逢春　徐士英　秦仁：（同）言之有理。

四　人：（同）請哪！
（接唱）早救出，姣怯怯的女娉婷。
管叫那，惡賊傷生；

要南陽，百姓欽敬。

〔同下〕

第十一場

〔二更夫上〕

更夫甲：（念）奉了大爺命，

更夫乙：（念）守夜去巡更。

更夫甲：夥計請了！

更夫乙：請了！

更夫甲：大爺命你我二人巡更守夜，看天時不早，你我交更要緊。

更夫乙：請！

〔二更夫下〕

第十二場

〔花逢春、徐士英、秦仁、呼延豹上〕

四　人：（同）呀！

（同唱「小桃紅」）

聞他家，流言種種驕橫行，
阿附的侍臣，俱都是奸和佞；
閉賢路，好結黨，
視王法，全不在心。
可恨他，頑劣打掠，豺狠性。

高　登：（內）哼！

四　人：（同）那旁有人來了，你我閃躲一旁。

〔「小開門」，四莊丁執燈扶高登醉上〕

高　登：嘿，這賤婢執意不從，好不識抬舉！

（唱「金蕉葉」）

惱得俺火似流星，
這賤婢言出顛狂，

不由人怒氣滿胸膛。

〔四莊丁、高登下〕

四　人：（同）且住！看高登酒醉，此乃是天助俺成功也！

〔同唱『繡鴛鴦』〕

莫驚覺睡醒，

大家先救女佳人，

再斬賊屍骸兩離分。

〔內更鼓聲〕

（同）更夫來了，閃躲一旁。

〔二更夫上〕

更夫甲：夥計，你我要小心了。

更夫乙：大家小心。

〔四人分捉二更夫〕

四　人：（同）哪裏走！

二更夫：（同）爺爺饒命。

四　人：（同）我且問你，高登搶的女子今在何處？

二更夫：（同）現在艷陽樓上。

四　人：（同）領我們前去，饒你不死。

二更夫：（同）情願領爺爺前去。

四　人：（同）走！

〔走圓場〕

（同唱『聖藥王』）

哦呵遶、遶迴廊曲曲台徑，

寃家對頭今宵把生死定；

命也該傾！

呀！

顯奇能步急身輕。

二更夫：（同）啊四位，這就是艷陽樓。

四　人：（同）逃命去罷！

二更夫：（同）多謝四位！

〔二更夫同下。四人用火摺子照亮，救徐佩珠出樓〕

花逢春：可是令妹？

徐士英：正是小妹。

花逢春：秦仁送回。速來接應。

秦　仁：遵命！

〔徐士英背徐佩珠。秦仁護送下〕

花逢春：賢弟，你我放起火來。

呼延豹：放起火來。

〔花逢春、呼延豹放火下。衆莊丁上，救火，過場下〕

〔花逢春、呼延豹上，二教師上，起打，二教師敗下〕

〔高登上，『一封書』起打。花逢春、呼延豹敗下〕

〔秦仁上，高登敗下〕

〔四莊丁上，與秦仁起打，四莊丁敗下〕

〔高登上，秦仁敗下〕

〔呼延豹上，高登敗下〕

〔四教師上，敗下〕

〔高登上，呼延豹敗下〕

〔徐士英上，高登敗下〕

〔四莊丁分上，敗下，徐士英追下〕

〔高登、花逢春雙上，起打，雙下〕

〔徐士英、秦仁、呼延豹、花逢春、四教師，起『連環』，分下〕

〔高登上，花逢春敗下〕

〔徐士英、秦仁上，高登敗下〕

〔四莊丁分上，同打下〕

〔高登上，花逢春、呼延豹上，起打，高登下，花、呼延追下〕

〔二教師持石鎖上，花逢春、呼延豹上，奪石鎖，二教師逃下〕

〔二教師持石鎖上，徐士英、秦仁上，奪石鎖，二教師逃下〕

〔高登持仙人擔上，花逢春等四人用石鎖將高登擊死〕

四　人：（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衆同下〕

——劇　終——

定價 ¥ 4,400